

中国人都应该知晓的财富机密——
如何把自己做大；不要把自己玩死！

3
富贵险中求

民企教父 沈万三

翻手为商，覆手为权

忠实再现沈万三从最穷小子到富可敌国的
奋斗传奇与权商之道！

长篇小说
李蒙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民企教父

沈万三  3
富贵险中求

李蒙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企教父沈万三. 3 / 李蒙著. — 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139-0616-6

I. ①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1308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5

出 版 人 许久文

责任编辑 李保华

策划编辑 康晓硕

特约编辑 李淑红

文字校对 孔智敏

封面设计 小P设计
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电 话 (010) 59417745 59419770

社 址 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(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
523号楼)

邮 编 100102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65mm×240mm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97千字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139-0616-6

定 价 36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

第一章

有时候，利诱要比摊派好使 001

沈万三壮壮胆子，道：“大人这个认捐的法子，用得不妥当。”“哦，这倒新鲜，那要是你的话，会怎么办？”“凡是商贾，无不利字当头，大人如果派公人上门收捐，那没什么说的，如果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纳捐，似乎利诱的办法更好一些。”范文杰听到“利诱”，觉得很新鲜，问道：“怎么个利诱法，你说来听听。”

第二章

四处奔走，粮、钱、盐缺一不可 019

乌兰戈密推门进来，先对郭如意道：“把蜡烛吹了，你到门外看着，我有几句话要和万三说。”沈万三凭感觉，觉得乌兰一定知道了什么大事。郭如意一出去，乌兰戈密的脸色马上就变了，低声对沈万三说：“你察觉到有什么不对路了吗？我刚刚和一个小庄客聊天，言谈之中，听出张士诚好像要造反！”

第三章

借官船，贩私盐，赚他个盆满钵满 037

他们俩忽然发现，那些官兵居然直奔蔡德福的那艘船去了，沈万三和乌兰戈密急忙从甲板上匆匆走过，上了岸，一路赶过去。走到时，蔡德福已经和那帮衙役争执了起来，其中一个捕头按着刀柄，说道：“你少狡辩，让我上船搜搜，找不到东西，老爷我立马走人；不让上船，就是心里有鬼！”

第四章

乱局陡起，巨款变成了烫手山芋 059

蹲在他对面的那个人话已经说出来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惊讶道：“谁他娘能想到，这家伙有这么多银子，哥哥，咱们可不能让这块已经到嘴边上的肥肉，被人叼跑了啊！”“这块肉被咱们兄弟看到，那一定要嚼碎了咽进肚子里，谁让吐也吐不出来了。只要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咱们就把这个姓沈的给干了，夺了他的银子！”

第五章

暗箭连连，谁是幕后黑手？ 077

两天之后，乌兰戈密凭着自己超凡的交际能力，真的攀扯上了苏州达鲁花赤的一位幕僚。在拿了乌兰戈密一笔好处之后，他从自己的主子文牒中，找到了一封密信。乌兰戈密看到那封信，急忙把信交给了沈万三。沈万三看了一遍之后，脸色瞬间变了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封信上的笔迹，好熟悉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”

第六章

身处乱世，黑道白道都要留条路 099

乌兰戈密有些疑惑，他不知道沈万三为什么要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出城，难道是想躲避即将开始征收的捐纳？可是，就算是征捐也不会是太巨大的数额，用不着费尽力气地逃走啊。“出城？去哪里？”乌兰戈密问。沈万三看出他怀疑自己躲捐，就点破道：“我不是去躲捐，我是想去找张士诚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和他的交情……”

第七章

富贵险中求，揽得叛军军服生意 117

郭如意带着酒楼的伙计走了进来，他虽然性子随意了些，但还是明白主仆之分的，他很自觉地退出去，让沈万三和卞元亨接着说话。卞元亨看左右没人，说道：“在与不在，关系可大了。沈兄弟做下这么大的产业，料来手里颇有银钱，眼下，我手里有一桩买卖，不知道兄弟有没有兴趣？”

第八章

从0到1，布匹生意里的大学问 135

说到这里，他的心里就又浮现出了松江码头上的那一幕，心想：“海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？我从来没有去过，那里真的轻易就能赚到银子？等有了机会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看，或许可以发现一个新的生财门路，老是在苏州，一边是朝廷，一边是张士诚那帮提着脑袋造反的，我站在中间总归不踏实，能有第三条路最好。”

第九章

黑手终现身，不畏豪夺身陷囹圄 157

千尔乌丝不耐烦道：“哎呀，你还不想说，我告诉你，这笔银子不是我想要，而是为了全城的百姓，你必须要拿出来，你不拿他也不拿，这城谁来守？这贼谁来杀？没人守城，没人杀贼，你们的命谁来保护？难不成要等贼人杀到你家里，抢走你的妻女，抢走你的银子，烧掉你的房屋，你才肯交出来吗？”

第十章

铤而走险，权力终需权力磨 171

沈万三愣愣道：“我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，我接管了钟钺金的生意，他为了我着想，临走之前，送给了我一样东西，说是护身符。说如果有人想害我，就要我把它拿出来找您。他说，只要禿干大人您看到它，一定会帮我，那护身符就是那本账本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自然不会轻易给人看，知道这件事情的，就我和钟钺金，没别人。”

第十一章

暂避风头，巧遇施耐庵与罗贯中 195

沈万三不明白他要怎么做豪杰，难道要只身冲到官衙和里面的官员拼杀一番，然后慷慨就义？看着两个人轮番发酒疯，他无法理解，这些读书人为何要动不动就先天下之忧而忧；更不知道，他们这么做有什么用。如果真的痛恨鞑子，那还不如学张士诚，起兵造反，真刀真枪跟官府作对，这么发酒疯有什么用？

第十二章

天降横财，出海贸易不是梦 219

“他能把我弄出去？”查尔哈问道。卞元亨笑道：“能不能还是要看你有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。”说着，翻开账簿，随便找出一页，念道：“水田三千亩，大小商船十五艘，大小店铺十五家……这些产业都给这位爷，你的命就能保住。”说完，也不问查尔哈答应不答应，就把自己念到的统统用笔涂抹掉。

第十三章

筹划出海，千头万绪先拜师 239

沈万三遇事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，看着石谷泰，心想：“看他的样子，是商海老人了，会为了一个朋友的面子帮我吗？要知道，我和他是同行，同行是冤家的道理我可没忘啊。让他从旁指点几句还过得去。他带我出海做生意，帮我又答应得这么容易，这里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”

第十四章

海上初识波斯客，爪哇复闻聚宝盆 259

石谷泰小声对沈万三道：“他们怕咱们是海贼，停下，等着。”沈万三急忙照做。可是，事情似乎并没有沈万三想的那么简单，过了一会儿，离他们最近的一艘大船上，忽然冲出一群佩着弯刀拿着弓箭的武士，一个会说汉语的通译站在船头，高声叫道：“尔等良匪难辨，没有允可不得靠近我船，不然，我们可要不客气了，万箭齐发，叫你们船沉人亡！”

／ 异域遇故人，身陷迷局不自知 277

萨克本以为他要提什么苛责的要求，没想到就是刻一个姓氏，这太简单了，当即答应。邹先生拿刀子在上面刻下了一个“邹”字，然后就把聚宝盆交到了萨克手上。他脸上一直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，这同他内心的想法完全相反，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此时正谋划着一个惊天的大阴谋。“这一步终于走出去了，那下一步应该也快了。”

附录 沈万三的 100 条财富机密 294

第一章

有时候，利诱要比摊派好使

...

沈万三壮壮胆子，道：“大人这个认捐的法子，用得不妥当。”“哦，这倒新鲜，那要是你的话，会怎么办？”“凡是商贾，无不利字当头，大人如果派公人上门收捐，那没什么说的，如果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纳捐，似乎利诱的办法更好一些。”范文杰听到“利诱”，觉得很新鲜，问道：“怎么个利诱法，你说来听听。”

沈万三没有回老家，直接带着一行人来到了苏州，刚回来，就听说了一件事，他那根敏感的神经，马上又运转起来了……

“老公主要回大都，跟督粮使范文杰一块走。”冯掌柜说。自从被沈万三明里暗里地整治过之后，他一直试图改善和沈万三的关系，以消除其中的那一点点隔膜，不然说起话来总觉得有些尴尬。“督粮使”这三个字对沈万三来说，太有吸引力了，他问道：“范文杰是汉人，他怎么当上的督粮使？”

“东家您有所不知，范文杰早已入了蒙古籍，他祖上就已经为蒙古人做事，是为数不多的汉家官员。他的蒙古名字叫乌丸巴特，和老公主的家族很亲近。他来苏州督办粮务，正巧赶上老公主准备去大都，就邀请老公主跟他一同坐船北上。”冯掌柜看沈万三谈兴这么浓，愈发来了兴头。

沈万三默默地点点头，问道：“范文杰准备怎么筹粮，老掌柜可听说了？”朝廷筹办粮草有几种做法，一是向百姓征捐，二是在市场上购买。冯掌柜刚刚听说了老公主要北上，还不清楚督粮使如何征粮，便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我不知道，东家想知道，我找人问问。”

沈万三靠近他，关切地说：“务必打探清楚。”冯掌柜看沈万三神情郑重，不敢大意，以为这个新东家有什么大动作，说了声“我这就去找老公主府上的朋友问问”，就离开了。他现在正竭力寻找一个能改变自己形象的机会，自然倍加卖力。

很快，沈万三就得到消息，督粮使这次征粮的数目巨大，要用征捐和采购两种办法，得到消息之后，他就去了钟钺金家里。

“北方路途遥远，一路关卡众多，又有盗贼出没，运得少了不够路资，运得多了又应付不下黑白两道的作难，从前还跑过几次，不过十有八九是折的，

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往北面去了。怎么，你想跑一趟？”钟钺金在听到沈万三打探往北方运盐后问。他表面上赞许沈万三有胆色，心里却百般嘲笑：“年轻人没见识，手里有两个银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做私盐的这么多，有几个敢由南往北方去的？不是贼寇，就是官兵，黑白两道都是拦路虎，太不自量力！”不过，有生意上门，他自然不会拒绝，同时在心里暗暗盘算，如果沈万三真的去了北方贩卖私盐，死了似乎更好，那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咸富要回存的银子，如果咸富拿不出，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用咸富抵债。

沈万三心里却做着另外的打算，不过此时，这只是一个想法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实施。他问钟钺金道：“金公，如果我订购一大批盐巴，运往北方，你觉得胜数在几成？”钟钺金心想：“一大批？你作死我也留不住你。”说道：“胜数有多少，谁也不是活神仙，能掐会算，这我就不敢说了，不过，只要把盐巴运到北方，必定可以大赚特赚，只是能不能运得到，就得另说了。”

沈万三观察着他的神色，又问：“那金公在北方可有相识的大主顾，吞得下大批量的盐巴？”钟钺金想了想，道：“有是有，不过有日子没来往了，你如果要的货确实多，我可以让人跟你走一趟，他们去过北方，走过这条路，认识许多北方的大盐商，有他们指引，销路无须担忧。”沈万三喜道：“多谢金公，到底去不去，我还要再斟酌下，金公等我消息。”

离开钟钺金府上，他回到咸富，马上让冯掌柜再去打探消息。得知明日老公主要请范文杰吃饭，他心里一动，对冯掌柜道：“老掌柜，我现在要去见老公主，你能帮我引见一下吗？”老公主毕竟身份高贵，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，他上次求见老公主是因为购买咸富，有这个由头在，所以可以登门求见，这次就不同了。冯掌柜沉思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东家是想打这次征粮的主意？”沈万三心想：“你只猜对了一半。”嘴上却道：“正有此意，不知道能不能如愿，我从前做过粮食生意。”

冯掌柜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我去想想办法，不知道老公主今日有没有空。”说完就去了。沈万三等了两个时辰，冯掌柜喜滋滋地回来，说道：“东家有福气，老公主今儿有空，我跟她府上的管家说好了，您且去等着，一得空，他就给老公主提，不过不知道老公主愿不愿意。”

沈万三胸有成竹地道：“愿意见，一定愿意！”不出他所料，老公主在听到他有意向朝廷低价售粮之后，立即召见。见到沈万三之后，老公主和颜悦色道：“我没看错你，是个有良心的，知道为朝廷分忧。”

范文杰带着朝廷的使命风尘仆仆地来到江南，第一时间来拜会了老公主，这让一向自觉受到冷落的老公主心怀大慰；闲谈之中，范文杰说了他这次使命的艰难，不知道能不能如数把粮食征调齐，如果不能完成使命，那他的仕途着实堪忧。老公主当即答应给他捐几万石粮食，并许诺帮他找些粮源。这下老公主又听到沈万三愿意低价出售一批粮食后，觉得是个机会，能给范文杰拉一些是一些。

“小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，就想为老公主和范大人分忧，报答老公主对我的恩情。如果不是小人刚刚买了咸富，银子都被套住了，手头拮据，这些粮食就白送了，现在只是多少钱购进的，多少钱给范大人，分文不赚。”沈万三先把自己的难处阐述明白，一来可以显得自己低价卖粮食这份心意弥贵；二来防备老公主或者姓范的欲壑难填，再行索要刁难。

老公主笑眯眯地点点头，“你好好的，日后逮着机会，说不定我能给你弄个一官半职。不知道你准备给范大人多少粮食？”老公主虽然夸赞沈万三懂事，但沈万三说要低价卖，终究没有白送粮食，让她能在范文杰面前有面子，她就故意不说“卖”字，而说“给”，希望沈万三可以理解她的用意。

沈万三沉思一下，道：“粮食给多少，是糙米还是精米，这些事情都要和范大人派来的人商议妥当了再说……”他觉得有必要把“卖粮食”而不是“送粮食”强调一下，又道：“至于价钱，我进价多少，就给范大人多少，绝不赚一分一文。”

老公主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点点头，沈万三盼着能和范文杰见上一面，但看老公主的神色，似乎马上要送客，他必须找一个新话题，引起她的兴趣，不然一走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老公主，便又说道：“小人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何事，你说。”

“不知道小人有没有福缘，能和范文杰大人见上一面，当面把这份心意讲给范大人知道。”沈万三嗫嗫嚅嚅道。

老公主这才明白了他的心思，原来是想和京官攀上关系。可是，这个范文

杰常年在大都，你一个江南小商户即便攀扯上这层关系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老公主心里虽然觉得沈万三这个算计太不上道，但是现在只想拿到他的粮食，别的就管不了这么多了。

“明儿范文杰来我家里吃饭，你可在府上等着，他吃过饭，闲谈时，你或许能和他见上一面。”

沈万三躬身道谢，离开了老公主家里。

一回到咸富，年士儒就走过来，说道：“东家，我在东厢房给您收拾了一间透亮的屋子，您往后就住在里头吧。四爷的住处也收拾出来了，就在您隔壁，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没有？”

自从那天沈万三挑拨了一番年士儒和众人的关系之后，年士儒立即感受到了伙计们看自己的眼神，似乎多了蔑视和敌意，冯掌柜更是对他爱答不理。他看不出沈万三的用意，以为是自己受到东家的器重，而别人都嫉妒自己，所以他抱定了目标，一边和伙计们修复关系，一边伺候好沈万三。

沈万三看他做事利落，很满意：“一会儿你把人都召集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之后就去看自己的房间，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厢房，床铺被褥都是新的，桌上还点着一盘熏香，沈万三指着熏香，对年士儒道：“把这个拿走，我不用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。”

年士儒还不了解沈万三的性子，不知道怎么伺候好他，但看沈万三人年轻，想着年轻人都喜欢玩物，就让伙计准备了一盘熏香，没想到沈万三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马上知道自己可能自作聪明了，转脸看到这一屋子的新家具、新床铺，心想：“东家不会猜忌我乱花银子吧？”他害怕沈万三多心，便又解释道：“东家，您看看这铺盖，是老公主从前给的旧物，一直放着没人用，我想着东家日夜忙碌，休息不好可不行，就让伙计翻出来了，刚刚晒过。桌椅也是旧物，只是一直在库房里放着，我给搬来了。”沈万三确实是在想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，听了他的话，觉得年士儒真是懂事，这番解释，不仅得体，而且让他听着心里很是舒服。

过来一会儿，咸富的几个伙计和冯掌柜都被召集过来，沈万三问道：“陆爷

人呢？”年士儒刚要开口，看冯掌柜正要说话，就自觉闭嘴了，他现在正愁没办法缓和与冯掌柜的关系，自然不想和他抢风头。

冯掌柜言语轻快地道：“陆德源今儿在咸富待了一天，这会儿回去照看自己的生意了。他有个毛病，每天都要把自己的生意巡视一遍，不然睡不着觉。”沈万三听着心里想：“我一直称呼陆德源‘陆爷’，他却直呼陆德源的名字，无形中，显出我的身价太低了，以后要注意，当着手下人，我要有一个体统。”又说道：“那等他来了，老掌柜再把今儿的事情告诉他吧。今天召集大家，主要是知会大家一声，我想让我四弟来柜上帮忙，沈贵你过来。”

为了不让咸富内部有人在他背后捣鬼，沈万三想着把沈贵安插进来，多少是一个牵制，同时可以让沈贵历练一下。

沈贵早在外面等着，听到呼唤马上进来，沈万三道：“给老掌柜行礼。”沈贵急忙走到冯掌柜身前，躬身行礼，道：“见过老掌柜。”

冯掌柜急忙站起来，错身站到一旁，摇手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四爷可别这么着，您是东家的兄弟，也就是我们的主子，怎么好给我行礼。”说着，看沈贵还是躬身作揖，又上前两步，拉住沈贵的双臂，把他扶起来，道：“使不得啊使不得。”

沈万三已经感觉到，自己这两天把冯掌柜打压得似乎太过了，万一破罐子破摔和陆德源联手对付自己就不好了。此外，现在把沈贵安插进来，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他安放的眼线，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在架空冯掌柜。所以让沈贵以一个后进晚辈的姿态进入咸富，给足冯掌柜面子，多少能抵消他的不满。

“我四弟人年轻，对生意上的事情不怎么懂，我想让他来咸富历练历练，老掌柜，就叫他拜你为师，不知道老掌柜意下如何？”沈万三道。

冯掌柜看沈贵要拜师，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，可是眼前这个局面，如果拒绝了，不仅是不给沈贵面子，还要得罪东家，不能不答应，只得谦虚地说：“东家快别这么说，我就在咸富多吃了这么几年的干饭，经商做事懂的不多，怎么敢称师父？四爷往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只管来问我就是，拜师万万不能，太折杀小老儿了。”

沈万三笑道：“老掌柜别谦虚了，谁不知道您是钱庄行里的老人了，能得到你提点，老四是求之不得，怎么说是折杀了老掌柜，这个师父是一定要拜的，

老掌柜您就受了吧。”说着对沈贵一使眼色，沈贵随即翻身拜倒，在冯掌柜身前磕了三个头，道：“师父在上，请受沈贵一拜。”

眼前的形势已经容不得冯掌柜再说什么了，只好受了沈贵三拜之后，赶紧把他扶起来。

沈万三道：“老四快给师父敬茶。”沈贵马上端了一杯茶，送到冯掌柜面前，嘴里说：“师父请喝茶。”

冯掌柜说道：“谢四爷……”伸手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沈万三道：“老掌柜，别四爷四爷的，往后就叫他沈贵，他是你徒弟了。老四哪里做得不对，你是该打打，该骂骂，别顾忌我的面子，棍棒之下出能人。”

傍晚，有人送来一份请柬，原来是范文杰要宴请苏州的商贾贤达。沈万三心想，一定是老公主提了自己，不然自己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怎么会收到邀请。冯掌柜看到请柬，一脸忧愁，道：“东家，自古宴无好宴，这顿酒菜可是不白吃的，范大人明摆着是要赴宴的人出点血，他这次奉命南来，为的就是征捐收粮，看来这次收到请柬的，都要捐纳些银子。”沈万三闻言不但不发愁，反而沾沾自喜，冯掌柜奇怪地问：“东家您是怎么想的？”

沈万三道：“冯掌柜你跟我去赴宴。”冯掌柜知道这是东家对自己的信任，同时也暗忖这是沈万三是怕应付不下来场面，要自己出面替他撑腰呢。

第二天，沈万三带着冯掌柜准时来到范文杰设宴的地方——老公主的家里，大院里已经人声鼎沸，可是，每个人似乎都闷闷不乐，虽然有说有笑，但是总掩饰不住忧愁。沈万三溜溜达达地转了一圈，听到有人小声议论：“我当然不想来，恨不能装病躲过这一劫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没装病？”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富商模样的人问。

“你懂什么，这次朝廷是铁了心要拿咱们开刀了，听说督粮使这次来可是拿着尚方宝剑，有生杀大权的，杀个把当官的都跟宰鸡一样，杀我们这些个做买卖的还不是跟放个屁似的简单？我怕装病，没装成，倒‘病死’了，被人杀头和病死不一样吗？反正都是个死！”

刚刚说话的那人被他的风趣引得哈哈笑道：“是是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

这顿宰咱们是躲不过了，那不如来吃喝他一回，就是他娘的明天伸胳膊蹬腿了也值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有下人过来叫客人们都入席，跟来的小厮长班只能在轿厅里吃饭，沈万三就和冯掌柜分手，独自进了大厅。

一进去就看到大厅里摆放了十几张大桌子，一群衣着光鲜的商贾乡绅正慢慢入席，沈万三被人引领入座，接着一群丫头、仆役开始上菜上酒。沈万三把十几张桌子都看了个遍，厅最北有一张大桌子领先在诸多酒桌之前，料想是老公主和范文杰的座位，可是，却看不到人。

沈万三看别人都不动筷子，自然也不会先动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书吏模样的人匆匆走进大厅，往厅中一站，喊道：“督粮使范大人到。”紧接着门口一阵喧哗，一个中等身材，长得白白净净的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走进来，一边走，一边和人打招呼，沈万三知道此人便是督粮使——范文杰了，看他的样子好像很随和，心想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尽力而为，希望把事情做成。”

范文杰走到那张大桌前，先对众人团团抱拳，朗声说道：“范某今日借老公主的宝地，宴请诸位贤达，有照应不周的地方，诸位多多包涵。”范文杰不仅人长得白净斯文，话说得也很客气，让人多了几分好感。

沈万三心想：“范文杰当的是督粮使，似乎没必要跟众人这么客套，一纸命令下去，谁敢不遵？难道他还有别的企图，或者他本来就是一个和善的人？”

众人的情绪都不高，这也在范文杰的意料之中，要人拿捐自然是人人抵触，口气便愈加和善地说道：“范某此次南来，有皇命在身，能不能把差事办成，还有赖诸公鼎力相助。”说着，从桌上端起一杯酒，对着众人遥遥相敬，道：“范某先干为敬。”说完一口饮尽杯中酒，将杯底对着众人一亮。开始有人三三两两地起身回敬，说一些客套话，但还是显得冷冷清清。范文杰向来以清流自居，为人就好一个面子，看众人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知道这场酒吃了也是无用，便直接叫人搬来了小桌，两个人书吏模样的人在桌子上摊开一本认捐的文牒，让客人们签押认捐的数目。范文杰知道接下来可能会闹出什么乱子，便急忙借故离开，躲在后堂偷听。

一个书吏对众人道：“诸位，早签晚签都要签，不签的走不了。”心里却埋